

外冷内热的面瘫锦衣卫
机智灵敏的吃货文官
艰难世道中
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金牌搭档』
联手匡扶公理与正义
破案、做饭、写话本……
为你描绘明朝公务员的日常生活画卷

成化十四年

梦溪石 著

成化十四年

梦溪石 著

第十九章 挑拨离间 001

洛水古棺案

第二十章 初入刑部 018

第二十一章 杀鸡儆猴 037

第二十二章 帝陵怪闻 054

第二十三章 村长之死 064

第二十四章 一探究竟 081

第二十五章 峰回路转 097

第二十六章 自作自受 110

第二十七章 尘埃落定 127

第二十八章 余波未平 139



第二十九章	隋州封侯	150
第三十章	为友出气	161
第三十一章	心照神交	171
第三十二章	筵席刁难	184

❀ 威宁海子案 ❀

第三十三章	大同之行	202
第三十四章	威宁海子	214
第三十五章	杜氏药堂	230
第三十六章	暗藏玄机	242
第三十七章	高手对决	258
第三十八章	雨夜疑云	276
第三十九章	怪事连连	292
第四十章	阴魂不散	312
第四十一章	南下巡查	333

第十九章

挑拨离间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骚动，听说官府的人将至，南城帮的人都露出微微的惶惑之色。

唐泛自然不能等邓秀才安抚人心，立马抢在他前头道：“二当家，老实说，我并不愿将你逼得无路可走。但是你既然杀了九娘子，与白莲教决裂，就再无退路，如果再跟官府交恶，到时候两面不是人，只怕处境堪忧。即便是逃往山中，朝廷出动军队，剿灭你们也在顷刻之间！既然如此，为何我们不能握手言和？只要你将那些孩童都交出来，我就可以在汪厂公和北镇抚司那边为你说情，你的手下兄弟也都有一条活路，何乐而不为呢？”

邓秀才冷笑道：“你说得轻巧！可惜你不是皇帝，我怎能信你？如今我由暗转明，对姓万的来说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他恨不得把我推出去背黑锅，又怎会因为你的求情就饶了我们！与其在别人手下苟延残喘，不如自立山头，宁可死在金银堆上，我也不会去给人家当奴才！”

唐泛拱手道：“二当家，我敬你是条汉子，能否商量下？你将那些孩童留下，但走无妨。等会儿锦衣卫和西厂的人来了，我自然会帮忙拦住他们，不让他们追上你，双方各退一步，这样如何？”

他的表情实在太镇定了，一个人面对南城帮二十几个人，面无惧色，侃侃而谈，无形中令那些南城帮众不由自主就相信了他的话。那个貌似三当家的老者甚至对邓秀才道：“二当家，他说得也没错，我们如今已经和白莲教翻了脸，最好别跟官府的人闹得太过，否则只怕两面受敌……”

邓秀才抬起手，制止了对方继续说下去。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唐泛，此刻冷冷道：“差点连我也相信了你的话，你根本就没有援兵，还敢在这里虚张声势！”

唐泛面不改色，挑眉道：“何以见得？”

邓秀才狞笑道：“你被抓来的时候，我早就亲自搜过你身，将一切物品都搜出来了，你拿什么去通知官府的人！刚才看你装得挺像，差点被你蒙了过去！还不给我杀了他！”

唐泛说那么多虚张声势的废话，本来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却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对方识破了，眼见南城帮的两个壮汉提着钢刀大步朝自己走过来，不由得厉声道：“住手！援兵就在你们身后！”

邓秀才不为所动：“还不给我动手！”

他已将唐泛当成了死人，一边说着，一边翻身上马，而另一辆载着孩童的马车已经开始往前驶去。

唐泛一不留神，那两柄锋利的钢刀已经到了跟前，躲也躲不开。

他已经竭尽全力拖延时间，奈何隋州他们迟迟没有现身。纵然有万般伎俩，也敌不过一力降十会。

唐泛万般无奈，跑也跑不过人家，心道吾命休矣，索性闭上眼睛，引颈受戮。

过了几息，本该砍到头顶上的钢刀迟迟未至，预期的疼痛也没有到来，却听见耳边破空之声响起。他不由得睁开眼睛，便发现眼前的情势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本要砍杀他的两名大汉应声倒下。

一个背心插着一柄绣春刀，另外一个脑袋上插着一根羽箭。

还有其他几支羽箭，要么射在马匹上，要么射在人身上。

马匹受伤受惊，嘶鸣一声便将人掀翻在地。

邓秀才又惊又怒，当机立断便喊众人：“风紧扯呼！”

不过明显已经迟了半步，从前方山林蹿出四条人影，朝他们这里扑了过来，细看正是隋州四人！

隋州手中空荡荡的，便不难看出方才是他射出手中的绣春刀，才将其中一个想要杀唐泛的人解决掉。

唐泛大喊一声“刀在这里”，便将绣春刀从那人背上抽了出来，也顾不上被溅了一身血，便将绣春刀朝隋州抛过去！

后者一个漂亮的跃起，稳稳在半空中接住刀，反手又砍伤了一个贼匪。

邓秀才手底下的人也不弱，尤其是他那几个心腹，身手更不必说。单是隋州几

个人去而复返，充其量只是让邓秀才折损几个人手，不至于让他们如此慌乱。

真正使得局势逆转的，是汪直带过来的人马！

方才那些羽箭，也都是从西厂番子手中射出来的。

但见汪直带着大队人马由远及近，先是射箭立威，然后加入战局，瞬间就使得隋州他们如有神助，彻底在人数上压倒了邓秀才他们。

双方战作一团，胜败只是迟早的事情。

但唐泛却心急如焚，他趁着邓秀才他们无暇他顾，跑向那辆载着孩童们的马车。就怕再晚一点，那些孩童会被狗急跳墙的南城帮众抓去当人质。

却见马车帘子被掀开一角，原本应该被束缚起来的阿冬，此时正蹲在里头往外探看。她后面还藏着好几个脑袋，那些孩童紧紧揪着她的衣角，表情害怕之极。

他们之所以能自由活动，正是方才唐泛留给阿冬的瓷片起了作用，小阿冬趁着乱局将自己解绑之后，也给其他小伙伴松了绑。

这无疑节省了许多时间，唐泛大喜，跑到马车边上，将阿冬与其他孩童一个个接下来。又让阿冬将他们带到旁边大石头后面藏起来，告诉他们除非坏人伏诛，否则都不要出来。

正在他殷殷叮嘱的时候，冷不防隋州一声大喝：“润青闪开！”

唐泛猛地回头，便见邓秀才提着染血的钢刀朝他奔过来，神情疯狂而扭曲，面露森森杀意。显然是战局忽然逆转使得他一败涂地，他不甘束手，想要抓这些孩童当人质了。

虽然变故不过片刻之间，邓秀才看似疯狂，但脑子却清醒得很。

他知道抓唐泛当人质是没用的，对方不过一个小官，无足轻重，随时可能被放弃，于自己无用。要抓人质，最好是抓那两个大官的孩子，他们才是这次官府不死不休追过来的真正目标，只有将他们抓在手里，自己才会真正安全。

唐泛如何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一旦朱永的女儿被邓秀才抓在手里，到时候就没人能阻拦得了邓秀才了。他想也不想，不是往旁边一躲，而是朝邓秀才扑了过去！

这举动在不相干的旁人看来实在有点傻，因为唐泛本身没丝毫功夫傍身，完完全全是普通人一个，而且他手里也没有任何武器，根本没有与邓秀才一搏的实力，他这一扑，无异于以卵击石。

但他就是这么做了，这电光石火之间，没有任何矫情做作、虚饰伪装，有的只是下意识的举动。

在唐泛看来，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是朝廷命官，就比那些孩子高出一等，正因为是父母官，所以更应该身先士卒，保护百姓。



蠢货！

大蠢货！

天大的蠢货！

汪直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幕，他离得远，根本不可能阻止邓秀才的刀砍向唐泛，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骂出声。

隋州离得近一些，本来应该也来不及的，但他仍旧想拼一拼，所以他没有像汪公公那样破口大骂，而是加快身形，迅若闪电，化作黑影一般，手中提着绣春刀，全力刺向邓秀才。

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就在邓秀才即将砍向唐泛的时候，后者忽然从怀中摸出不知何物，劈头盖脸地砸向邓秀才。

那些东西黑乎乎的，还有好几块，乍看像是暗器，很锋利，上面还涂了什么东西的样子。

……莫非是淬了毒的暗器？！

邓秀才大惊失色，连忙将手中长刀挥舞起来，将周身护得滴水不漏。

只听得叮叮当当几声脆响，那些东西悉数都被打飞，有的碎成几片，纷纷溅落在地上。

邓秀才一看，那个气啊！

什么暗器，分明是几块瓷碗碎片！

那看着像淬了毒的地方，则是碗上的青花纹理！

那一刻，他想把唐泛大卸八块的心都有了！

都说战场上瞬息万变，唐泛丢出瓷片争取的那短短几息时间已经足够，隋州已经赶到！

绣春刀挟着雷霆万钧之势杀至，滚滚刀光杀气涌向邓秀才！

他不得不回身，咬着牙对付隋州。

机会转瞬即逝，被唐泛这么一打岔，邓秀才已经错过了挟持孩子作为人质的机会。

不及片刻，紧跟其后的，还有锦衣卫以及西厂番子们。

大家都知道这邓秀才乃是首领，只要抓住了他，就是大功一件。

其他人已经陆续被制伏，空出的人手蜂拥而上，将邓秀才团团围住。

后者的失败已成必然，只不过早晚而已。

唐泛刀下逃生，捡回一条命，总算得以松一口气，后怕之后，身体一软，索性坐在地上。

“大哥，你没事吧！”阿冬噔噔跑过来扶住他。

“没事。”唐泛疲惫道。

“大哥，你流血了！”阿冬指指他的脖子。

唐泛一摸，果真有条细细的血痕，估计是刚才邓秀才把瓷片击飞时，不经意被溅射到的。

阿冬从怀里掏出一条帕子递给他，那是此前唐泛在上元灯会上猜灯谜赢回来的奖品。当时阿冬怀里塞了一堆东西，光帕子就有三条，此时正好用上。

唐泛拿着帕子往脖子上随意一捂，摸摸她的脑袋：“你去照顾好那些弟弟妹妹们，别让他们乱跑。”

阿冬答应一声，又转身离开。

此时唐泛身后扑哧一声笑：“真狼狈！”

他不用转头也知道对方是谁：“汪公为何不去帮忙，反倒在这里凉快了？”

汪直道：“大局已定，此案能够告破，本公便是有功，何须亲自上场！”

唐泛道：“你不是从那条官道去追了，怎么又能及时赶来？”

汪直道：“当时你们往小路走之后，我便折返到官驿寻来马匹，又分出两拨人，让他们循着两条官道追过去。我就过来找你们，但这中间来回往返，又要找马，耽误了不少工夫，否则也不至于现在才到。那帮锦衣卫也真是没用，若换了西厂走这一条路，别说让你身陷贼窟，早就将这帮跳梁小丑打得落花流水！”

唐泛叹了口气，却是如释重负的表情：“这能怪谁？当初我跟你们说走这条路，你偏不信，白白耽误了不少时间！我们当时抓到了一个南城帮众，却没料到 he 身中一刀，断了两指，还敢说谎。隋州他们才四个人，又怕人手不足，只能集中往山上去追赶，你们能及时赶到，也算这帮贼匪气数已尽，不然估计我的性命也要赔在此处了！”

他又道：“邓秀才他们之所以从地窖里跑出来，是因为南城帮在前方山上有处寨子，可以去那里暂避风头。等将人抓回去之后，还要问清方位，将那座寨子连根拔起才好。还有，南城帮的势力肯定不止邓秀才带的这么点人，城中各处必然还有其他势力，还请汪公除恶务尽，将他们一一扫荡剿灭。”

汪直皱了皱眉，明显不愿意多事。在他看来，将这帮孩童找到，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唐泛正好扭过头，看见他的表情变化，也知道他在想什么，就缓缓道：“南城帮与白莲妖徒有关联。”

汪直神色一凛：“此话当真？”

唐泛点头：“这是我在地窖中亲耳听见，南城帮是白莲教下属的一个帮派，也是白莲教敛钱发财的一个来源。只是邓秀才不甘被人驱使，方才便在地窖中与总教使者起了内讧，并将她杀害。等你们抓住邓秀才之后，不妨搜搜他身上，定有那枚白莲教令牌。”

妖道李子龙曾令皇宫内人心惶惶，事后调查证明他与白莲教有关。自那之后“白莲教”这三个字便正式摆到明面上来了，令人不得不正视。

可惜这两年来，锦衣卫、东西厂暗地里调查，也没什么进展，这个组织隐藏得太深，以至于连汪直他们都查不出什么端倪，只能抓点小鱼小虾凑合。

如今南城帮与白莲教的关系一露出水面，不必唐泛多说，连带着赖老大、六指李那些京城黑道势力，汪直他们自然都会去调查了。

两人说话之间，邓秀才纵然武艺超凡也寡不敌众，终于被擒住。

不算那些被乱箭射死，在打斗中被杀的，南城帮这次连同二当家和三当家，一共有七个活口留下。

更重要的是，包括朱永幼女和耿侍郎孙子在内的一帮孩童并无大碍，只是受了点惊吓。

大伙折腾一夜，虽然一桩功劳摆在眼前，都没什么心情庆祝，个个都一脸疲惫。

有功夫傍身的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唐泛这种普通人了，他几番出生入死，真是拿着卖白菜的钱，干着卖小命的活。

邓秀才他们预备用来将孩童载走的马车依旧用来载着阿冬他们，只不过掉了个方向。

而浑身是伤又累得要命的唐大人也懒得单独骑一匹马了，免得中途打瞌睡摔下来，就直接与隋州共用一骑。

大家都很累，马的行进速度也不快，加之路途不平，一颠一颠的。唐泛坐在隋州后面，就在这样的节奏中，不知不觉睡了过去，口水还流了人家一背。

隋千户无语望天。

在这桩孩童走失案之后，南城帮自然被连根拔起。不说邓秀才、三当家这样的帮派核心人物，在西厂与北镇抚司合力搜捕的情况下，连一个普通小卒都没放过，通通被抓去审问，南城帮算是在京城彻底土崩瓦解了。

这一场风波也闹得鸡飞狗跳，京城所有黑帮势力重新洗牌，赖老大、六指李这些帮派首领同样被“请”去问话，一时间所有人都得夹起尾巴做人，战战兢兢，生怕跟南城帮沾上关系而倒霉。

谁家手里没有几条人命、几桩案子，这些地痞势力再嚣张，也敌不过官府存心想要对付他们。

这一通扫荡下来，京城立刻显得干净了不少。据顺天府老王他们反馈，最近连顺手牵羊的妙手空空也消停了许多。刚从外地来北京城的人都以为京城的治安一直就这么好，感叹“天子脚下果然就是不同凡响”。

另一方面，从邓秀才口中，唐泛他们也得到了不少关于白莲教的消息。

话说那白莲教的历史可追溯至北宋，到了元末明初，世道混乱，英雄辈出，也正是白莲教蓬勃发展的时候。当时名义上的教主，便是与本朝太祖一并逐鹿天下的汉王陈友谅。

后来陈友谅身死，势力被本朝太祖吞并，太祖皇帝意在天下，自然对白莲教这种若即若离又不太服从管教的组织很是反感，不单不接受他们的投诚，反倒毫不留情地予以剿灭。从此白莲教便又由明转暗，偃旗息鼓。

但他们并没有真正销声匿迹，洪武年间，由于皇帝强势，白莲教不敢出来作乱，等到靖难之役时，永乐帝与自家侄子争夺皇位，白莲教便又冒出来支持建文帝。在他们看来，年轻软弱的建文帝，自然比身经百战、精明强势的叔叔要好控制。

结果没想到这次又押错了宝，侄子落败，叔叔当了皇帝，白莲教被迫再一次沉入水底。

潜于暗处的白莲教并没有消停，而是继续默默发展着自己的势力，等待合适的时机。在那之后的仁宣二帝，使得国家进入平稳发展期，政治还算清明，百姓们日子也好过起来，没有白莲教能够施展的余地，他们也像是从人们的视线里彻底消失一样，踪迹全无。年轻一些的人，估计还没听过这白莲教的名头。

到了英宗时期，皇帝自己不争气，受身边宦官怂恿，就决定亲征，结果千里迢迢跑去当了瓦剌人的俘虏。后来事实证明，怂恿皇帝的王振，就跟白莲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后对方又勾结了瓦剌人，企图趁着大明群龙无首之际一举攻下北京，并吞大明半壁江山。

在那之后，又经历了不少世事波折。

总而言之，时局一旦平稳，没有可乘之机，白莲教就好像从人间彻底消失了一样，无迹可寻；一旦稍有风波，他们又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搅风搅雨。

朝廷对此非常头疼，只是朝中各派势力互相倾轧，常年以来钩心斗角尚且不及，皇帝自己又无心政事，任用奸佞庸才在朝廷里混日子，哪里分得出精力来对付



这种组织庞大而严密的邪教？

直到妖道李子龙事发，皇帝震惊且震怒，锦衣卫和东西厂这才合力出动，加大打击力度，四处搜捕白莲教妖徒。不过敌暗我明，纵使锦衣卫和东西厂手段狠辣，但整个国家这么大，那些妖人随便往百姓中间那么一藏，就很难揪出来。

像这一次，要不是唐泛亲耳听见九娘子承认，也不会想到这个买通了万贵妃的弟弟万通、俨如京城地头蛇一般的南城帮，竟然还跟白莲教有勾结。

一直以来，南城帮便是白莲教一手扶植起来的，他们干的勾当与京城其他黑道势力没什么区别，所得利润需要大半上缴总教。

但邓秀才是个有野心的人，久而久之，他就感到不满，心想凭什么苦活累活都是我在干，好处却全由你们得了？他便处心积虑想要借着攀上万通靠向朝廷，与白莲教划清界限。

他一边还没有完全跟白莲教撕破脸面，该交的钱照样上交，只是借口生意不利，逐年减少，另外一边他跟万通打好关系，甚至将写意楼的生意利润分给万通一半，左右逢源，好不痛快。

但总教那边得到的钱少了，自然会派人下来查，所以九娘子就来了，没想到这时候正好邓秀才的手下不长眼，绑了两个不应该绑的人，事情闹大了，连万通也保不住他，邓秀才不得不带着人跑到荒村暂避风头。

结果因为九娘子与邓秀才不和已久，又正好来了个唐泛，她就利用唐泛来跟邓秀才斗法，最后反倒把自己的性命给斗了进去。

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唐泛他们想知道的自然不止这些。

他们更想知道白莲教的情况，包括所谓的总教在哪里，教徒到底有多少，分布在哪里，他们最近在筹划什么阴谋等。

可惜这些内情，邓秀才全都不知道。

他虽然掌握着整个南城帮，但说白了还是白莲教的外围分支，没有资格参与教中的重大事务。

在西厂的手段之下，任邓秀才是铜皮铁骨，也只有乖乖招供的份。他说自己只知道白莲教有一位大龙头，也就是教主，十分神秘莫测，别说邓秀才，连九娘子这样从总教派下来的人，也没见过教主的真面目，除了总坛之外，白莲教的势力遍布全国，也就是在各地设立分坛。

北京这边因为是皇城所在，又有锦衣卫和东西厂坐镇，白莲教也不敢太过张扬，所以没有在京城设立分坛，只是扶植了像南城帮这样的外围势力。

南城帮每年都要定期向总教上缴税收，时间不定，都由总教那边派人过来，邓秀才他们只负责接待，而且每年的使者也都不定，前两年的使者是一个叫竹和尚的人，今年则是九娘子，双方以白莲教的令牌、口号为联络方式。

令牌就是当时邓秀才从九娘子手中夺来的总教令牌，那个含金量最高，可以号令白莲教教众，但如果你光有一块令牌，对不上秘密暗号的话，那有令牌也白搭。

暗号也很玄乎，白莲教内自有一套对应的暗号，邓秀才自然悉数交代了出来，不过他又说，为了防止出现叛徒，这套暗号定期会更换，每次总教使者过来的时候，都会将下一次需要用的暗号顺便教给他，而不会一套暗号一直沿用下去。

如此环环相扣，严格缜密，所以白莲教才能躲过官府的搜捕打压，代代相传至今。

邓秀才所能交代的，全部仅止于此。

知道得更多一些的是九娘子，不过她和她的两个手下都已经被邓秀才干掉了。

汪直他们虽然没能将白莲教铲除，但总算拔除了南城帮这颗白莲教设在京城的钉子，也算大功一件，不过唐泛觉得，南城帮既然能与宫中搭上线，将幼童发卖入宫为宦，只怕不止行贿万通，在宫里说不定还有其他门路，建议汪直深查。

理所当然，这个提议被汪直拒绝了。

汪直拒绝的理由很简单，他本来就是抽空回来办差的，现在差事办完了，自然还要赶回大同去，没空再瞎折腾。

而且他告诉唐泛，早在妖道李子龙案发之后，宫中就被彻查了一遍，当时别说白莲教烙印，就是身上有点疤痕的人，都被单独挑了出来，送入东西厂轮番审问。在那之后，与白莲教沾边的奸细都被抓了出来，其他没事的人也会定期受检查，他们身上根本不会留下什么白莲教的烙印。

也就是说，白莲教烙印确有其事，但那只是针对中下层的教徒，像九娘子这种总坛使者，身上根本没有。当时她也很可能只是吓唬吓唬唐泛，试探他的心意罢了，根本不能作为甄别教徒的凭证。

末了他还郑重警告唐泛：不要没事找事！

最后这句话寓意深远，以唐泛的聪明，不难听出其中内涵。

汪直不愿意多事，原因其实很好理解：他虽然权势滔天，可权柄大多集中在宫外，伸不到宫内去。不单是他，东厂的尚铭也一样。在宫内如今说得上话的只有两个人——怀恩和梁芳。

内官十二监里，以司礼监和御马监权柄最大，每个部门里还有掌印和秉笔，简

单来说就是老大和老二。

什么地方都要讲究资历，怀恩和梁芳两个人分别是司礼监和御马监的现任老大，就连汪直和尚铭这两个新贵，也只能挂个老二的名头罢了。

这两个部门的老大都深受皇帝的倚重，尤其是梁芳，因为走了万贵妃的路线，更是如鱼得水，朋党众多，在宫里的势力很大，汪直也不敢轻易招惹他。

南城帮与内官勾结，虽然跟梁芳未必直接有关，但肯定瞒不过梁芳的耳目，说不定其中的好处也没少孝敬梁芳，这件事深查下去，难免会扯到梁芳身上。

汪直与梁芳都是同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后者还是前辈，汪直当然不想得罪梁芳，更何况这次的事情已经牵扯出了一个万通。皇帝在得知万通收受南城帮的贿赂之后，虽然看在万贵妃的面子上没有对他怎样，不过又将袁彬请出来坐镇锦衣卫，也算是剥夺了万通的权柄，给他一个小小的警告。

万通郁闷死了，他当然不敢对皇帝怎样，但不妨碍将气撒在汪直身上。

虽然汪直也是万贵妃的人，但他可是万贵妃的弟弟，奴婢再亲，还有弟弟来得亲？

汪直自然被万贵妃叫去训了一顿。

所以汪直也很郁闷，他在皇帝那边得了赞赏，转头却在贵妃面前挨了训，当然不愿意再去得罪什么梁芳，警告了唐泛一番之后，隔天就直奔大同，一心一意立军功去了，眼不见心不烦。

没了西厂的支持，唐泛一个人当然不可能去宫廷追查，所幸阿冬和一干孩童全都平安无事，罪魁祸首也都抓住，尤其是南城帮的邓秀才和三当家，以及那个被邓秀才当作傀儡摆设的帮主丁一目，通通都被判了斩立决，其他帮众则判了流放充军。

《大明律》里将拐卖人口称为略人，拐卖良人比拐卖奴婢还要罪加一等，诱取良人及买卖良人为奴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

然而邓秀才他们又与白莲教勾结，自然不能等同一般的拐卖，历朝历代对谋反的罪名判得最重。

原本邓秀才是要被腰斩的，不过因为他坦白交代，所以格外开恩，让他自尽，末了再将头砍下来——腰斩无比痛苦，为了能死得舒服点，邓秀才不惜将自己所知道的通通吐了出来。

在阿冬他们之前，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孩童沦于他们之手，就连那个实为傀儡的丁一目，其实也没少掺和打下手。他们手上也不知沾了多少无辜者的鲜血，所以这几个人的死，其实一点也不冤枉。

大家折腾了大半夜的工夫没有白费，事情总算告一段落，勉强圆满落幕。

在这次事件中，除了在与南城帮帮众打斗时负伤的人之外，受伤最重的反倒要数唐泛了。

他先前头上被敲了闷棍，后来证实确实是流血了；在地窖时双手也被捆绑出血；又被辛石头推倒过一次，当时双手被捆，行动不便，膝盖当即就磨得青紫，流血不止；还有后来被瓷片划伤的脖子……

虽然伤势总体不重，但全身可谓伤痕累累，还好都是因公负伤，于是唐大人就心安理得地请了半个月伤假，顺便为隋州庆功。

是的，隋州又升官了。

不过这次纯属意外。

本来在上次前赴江西办理黄景隆案后，他就已经升为副千户了，按理说短期内不可能再有升迁了，但是因为孩童走失案，皇帝对万通与贼匪勾结不满，就请回了袁彬坐镇锦衣卫。

这袁彬是何许人也——他曾经救驾有功，而且救的是先帝。

当年“土木堡之变”时，袁彬就随驾左右，护卫英宗，甚至跟随英宗一起被掳，对其照顾有加，君臣历经患难，感情非一般臣子可比，后来袁彬又帮着先帝复辟，可谓功劳赫赫。

因为这段往事，当今天子登基之后，对袁彬也是礼遇有加，只是他年事渐高，所以不再管着实务，只挂了一个锦衣卫指挥使的名头。这次皇帝有意教训一下万通，就又将袁彬请出山。

袁彬的资历和声望，连当今陛下都要礼敬三分，那是万通这种外戚拍马都赶不上的。

这些年，由于万通的缘故，锦衣卫上下被他搅得乌烟瘴气，小人横行。

那些曲意奉承万通的，就能成为万家的座上宾；那些跟他过不去的，就被他利用锦衣卫的权柄镇压打击；像之前隋州所说的那个言官，也正是因为弹劾万贵妃姐弟，所以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现在袁彬一来，风气顿时为之一变。

袁彬年纪虽大，却老当益壮，作风硬朗，一上来就将锦衣卫南北镇抚司的两个头头，也就是万通的心腹爪牙拿下。万通恨得咬牙切齿，却对他无可奈何，也没法到皇帝那里去告状了，因为袁彬就是皇帝派下来整治锦衣卫的。

如此一来，大家看到万通都不敢吭声了，那什么牛鬼蛇神，自然也要退避三

舍，乖乖地夹起尾巴做人，免得被殃及池鱼。

这些事情虽然跟隋州没有直接关系，不过由于他牌子硬，有能力，很快就去掉了官衙里的那个副字，成为名副其实的千户。

千户是正五品，别看品级不高，还是武官，但锦衣卫千户权力已然不小，南北镇抚司下属五个卫所，千户就执掌其中之一。

更重要的是，因为北镇抚司的头头刚被袁彬拿下，这个位置没有人坐，袁彬就让隋州暂代北镇抚司的镇抚使一职。这还是考虑到他越级升迁，怕不能服众，所以没有直接提拔，而是以兼任的方式让他暂领北镇抚使。

老将出马，不同凡响，这里头也有讲究，隋州做得好了，转正就指日可待，但要是做得不好了，随时都可以将他踢下去。多的是人觊觎那个位置，这也算是间接鼓励隋州拼命去干。

所以隋州现在是拿着正五品千户的俸粮，当着从四品的官，升迁速度之快，着实令人眼红嫉妒。不过隋州面临的，同样是空前的压力，如何收拢人心，如何服众，如何让底下那些人听从自己的差遣，样样都是难题。

不管如何，这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为了给隋州庆贺，唐泛和薛凌等一千隋州的老部下们便在外头摆了一席——不是仙客楼，那里实在是太贵了。反正大家都是熟人，京城里的吃食很多，也用不着非选在那里。

唐泛挑了一间老字号的食铺，叫杨记羊肉，那里的羊羔肉最有名气。他提前要了一个包间，叫上自己在顺天府交好的几个同僚，还有隋州、薛凌等一千锦衣卫，大家团团坐在一桌涮羊肉。

桌上四个锅，边上摆着四大盘肥嫩羔羊肉，另外还有青菜、菌菇、粉丝等各色配菜，蒜蓉、酱油、小葱、香油、花椒等各色调料，自己搭配，自己动手，吃的就是一个氛围。

这次不单是隋州，连同薛凌等一千人，托袁彬之福，也都往上提了一个官阶，自然皆大欢喜。

反观唐泛，接连办成了两桩大案，立下了两件功劳，前者替万贵妃洗清嫌疑，后者寻回官员家眷，深入贼窟与南城帮斗智斗勇，可谓拼却性命，不遗余力。上头却连一点犒赏都没有，品级也依旧在原地踏步，唐泛本人倒是没什么，但熟悉的朋友难免要替他不平。

酒酣饭饱之际，薛凌从座位上起身，走过来，用力拍着唐泛的肩膀安慰道：“润青，我看你不像个倒霉相，将来一定能够高升当大官的，现在且不要泄气！”

“是啊！”庞齐也道，“你只是时运未到，不要丧气。”

他与薛凌二人，如今依旧在隋州手下办事，却已经升为百户，也算是官运亨通，不光是他们两个，还有原来隋州带的一千老部下，大都提升了，如此一来，大家都知道跟着老大有肉吃，对隋州自然越发忠心耿耿。

隋州见薛凌喝多了酒，整个人摇摇晃晃半靠在唐泛身上，忍不住伸手将他扯开一些，轻斥道：“站没站相！”

这不是在办正事，大家又都喝了酒，薛凌便也不怎么惧他，反倒笑嘻嘻地开玩笑道：“大哥对润青兄可真是好到没边了，连我们这些鞍前马后的手下弟兄也比不上啊！”

大家便都“是啊”“是啊”地附和。

隋州道：“反正我那儿还有空房子，要不你搬过来与我同住，我也日日对你好，如何？”

薛凌立马嘿嘿地笑，不吱声了。

开什么玩笑，他虽然还没娶妻，可家里也有侍妾，又经常流连于秦楼楚馆，让他过去天天对着老大那张冷脸，估计比杀了他还难受。

唐泛笑道：“别人都想着升官，我可不乐意。”

薛凌嚷嚷：“这话听着就口是心非了吧，哪有人不乐意升官的啊！”

“对啊！”大家都起哄。

唐泛故作沉痛：“你们想呢，我现在才从六品，就要深入贼窟，被打闷棍，还差点死掉，要是再往上升一升，那还不得去跟白莲教匪首死磕啊，弄不好明年今日，你们都没法跟我坐一块喝酒了！”

他这番解释倒也有趣，众人哄堂大笑，原本还想安慰他的人，见他如此豁达通透，也都闭上了嘴。

一顿酒宴宾主尽欢。

回家的路上，隋州见唐泛眉间郁郁，心想他在外人面前说得洒脱，但心里肯定还是介意的，便对他道：“祸兮福所倚，凡事好坏相依，这次升不了官，未必是坏事，说不定前面有别的好事等着你。”

唐泛：“我不是在愁这事……”

隋州不解：“那是何事？”

唐大人不好意思道：“这还没到月中呢，我俸禄就快用完了。”

原来是这回事。隋州有点无语，冷脸抽了抽：“钱都用哪里去了？你们今天请我吃饭，你出的份子钱好像也就几百文吧？”